皇清奏議

會議苗疆善後事宜疏 嘉慶元年 阿桂

大學士臣阿桂等謹奏爲遵
旨會議具奏事總督伯和琳條奏酌擬苗疆善後章程一摺奉
旨軍機大臣會議具奏欽此臣等公同詳細會議並恭照節奉
諭旨與和琳所奏各條逐一按款會覆恭呈
御覽

一苗疆田畝清釐界址毋許漢民侵佔一款據奏舊例漢民原不准擅入苗後因苗人向化日久准與民人姻婭往來遂致日久弊生盤剝侵佔請查明漢苗之界如係民村民地仍聽漢民居住復業其凡屬苗地苗産如被漢民侵佔及苗寨內有漢人所占插花地畝一概查出仍給苗民管業惟苗人寨落亦有界限不能越畔而耕其出力降苗及窮苦各苗伊等寨落附近有無此項田畝責成百戶等

據實查明通融酌議俾猾雲餘潤等語伏查前奉　諭
旨以逆苗滋事皆因附近客民平時在彼盤踞事竣後著
逐一清釐毋許客民再與苗民私相往來交易復奉
諭旨客民侵佔之地著辦理善後時派員清查如係民產
仍歸民種本係苗產為客民所占竟給良苗耕種等因欽
此令據總督和琳查明乾鳳東南一帶本係民村西北皆
為苗寨永綏四面皆苗惟花園一帶本係民地乾鳳舊有
土城一道綿亘三百餘里以為民苗之限今城址以外苗
寨少而民村多此種民村由來已久自應與花園一帶民
村仍聽漢民居住復業其自城址以內直至川黔交界三
廳所屬既據查明向來悉係苗產如有漢民侵佔之田自
應一併查出不許漢民再行耕種至黔省正大松桃嗅腦
等處本屬民苗雜處其原係民村亦准漢民復業其餘苗

寨如有漢人所佔插花地畝均應給苗民管業自應如所
奏辦理其所稱查出田畝即以出力降苗及窮苦各苗寨
落附近者通融酌撥之處查此等降苗窮者居多前經奉
旨將查出叛產分給降苗及無業良苗耕種並將舊
日漢苗界址分查清楚凡漢民侵佔苗地胥給降苗及無
業窮苗俾奸民無所圖利且免煽惑等因欽此欽遵在案
今漢苗界址已據分晰查明其客民侵佔苗田亦責成百
戶等據實查明造冊呈報應俟大功告竣將各處叛產通
行查明共有若干與現在查出客民侵佔之地一併欽遵
諭旨賞給降苗及無業良苗耕種如此分別核辦則
界址既清可杜奸民煽惑之漸而　恩威並著益堅苗
民感畏之忱矣
一苗疆營汛應分別歸併以聯聲勢一款據奏湖南鎮筸

一鎮額設兵二千七百六十名永綏一協額設兵一千四百七十餘名貴州銅仁一協額設兵二千名以上額兵分駐苗疆塘汛每處多或數十名少止五六名不等此等塘汛孤懸苗境不但不能懾服苗民且啟窺視之漸似應立定界限將苗境內所有零星塘汛全行撤出歸入黔楚鎮協及叅遊都守營分地方歸併駐劄應將鎮筸永綏乾州三廳後路中間添建大小城堡其沿邊大路如得勝營軏者及黔楚交界之小鳳凰巴茅汛均應築堡又黔楚交界地方嗅腦松桃正大三處凡有零星苗地分防塘汛之兵即撤出歸入正大等處以厚兵力但現在苗疆甫定正應

遵

旨留兵一二萬於周圍彈壓將來應否添兵統俟

留兵全撤之時再行核議其川省酉陽秀山一帶兵力應否添設亦於撤兵之後另議等語伏查前奉

諭旨屢

成永綏乾州三廳兵力稍單將來事定後宜擇其要隘處
所酌添兵丁及文武大員以資彈壓等因欽此欽遵在案
今據總督和琳查明該三廳額設兵共有二千六百餘名
雖兵數尚不為少但苗疆地方遼闊一經分駐塘汛地方
多者不過數十名少者僅止五六名實覺零星渙散今據
請將各處塘汛兵丁全行撤出歸入黔楚鎮協及叅遊都
守營分駐劄無事則捍衛維嚴有事則調派亦易足以壯
聲援而昭威重應如所奏辦理至塘汛既撤各處聲勢必
應聯絡今據查明辰州為鎮筸後路中間高村岩門石羊
哨為扼要保靖為永綏後路中間隆團花園為扼要瀘溪
為乾州後路中間河溪洗溪為扼要自應如所奏將該三
廳後路中間添建大小城堡駐兵以相犄角其沿邊大路
自鎮筸至乾州中間得勝營為適中之地自乾州至永綏

中間執者為適中之地又黔楚交界地方小鳳凰巴茅汛兩處既為扼要除大路塘汛照舊安設外亦如所奏均應築堡嗅腦松桃正大三處大路塘汛自應照舊安設凡有苗地分防之處亦應一併酌設歸入正大嗅腦松桃三處營分以厚兵力再所稱各處營分應否添兵俟全數撤兵時再行核議及四川酉陽秀山一帶應否議添亦俟撤兵後另議之處查現在各處塘汛之兵雖經議撤歸入大營兵力較前為厚但楚省三廳後路及適中之地又黔楚交界扼要之區均經添築城堡將來必須分設大小營分自應酌添兵數其川省酉陽秀山一帶既據查明止有叅將一員兵力益單是該處亦應添設其應遵

旨添設兵數若干及文武大員將弁若干並分別大小營分作何安設分撥之處統俟留兵全撤時即可一面撤兵一面將各

處應添將弁兵丁酌留分撥駐守既免往返派撥之煩而人地久經熟習於控馭撫綏尤為得力事不煩而易集人以習而相安似於添設章程較為簡便

一苗疆百戶寨長名目應酌量更定一款據奏川黔楚三省如酉陽銅仁等處從前均係土司嗣因呈請歸流始行改設州縣營分統歸文武管轄苗寨內止設百戶寨長以資管束但該百戶向例亦准漢人承充漸有奸蠹無籍之徒從中欺凌生事請於此次 賞給翎頂之各降苗內擇其明白曉事者每一營分酌設土守備土千總外委等員仍由督撫衙門給劄點充並歸文武地方官鈐束其苗境內各塘汛遇有文報往來即令該土弁挑選苗人按汛遞送並酌給錢糧其因公往來官員需用人夫亦令此項苗人充當照民人之例給予雇價等語查苗疆設立百戶

寨長原為約束苗人起見但該百戶等人微權輕苗衆既
不能聽其約束且有漢人承充者難保無奸蠹無籍之徒
從中生事自應酌量變通以專責成此次隨同官兵打仗
出力給予銅頂之各降苗甚多即於此内擇其明白曉事
衆所推服者照各省土官之例每一營分酌設一二人為
土守備守備之下酌設土千總外委等員俾令管束苗民
其額數即照所管寨落多寡設立仍由督撫衙門給劄照
充並歸地方官鈐束如有苗民格鬥竊盜等事即着落該
土弁等緝拿辦理倘遇督撫提鎮查閱營伍時仍核其功
過隨時分別奬賞斥革以示懲勸應如總督和琳所奏辦
理至苗境内塘汛既經議撤往來文報必須照舊遞送方
免貽誤其原有塘汛地方令該土弁挑選誠實苗人逐汛
安設專司遞送文報並照屯兵之例支用閒款酌給錢糧

如遇因公往來官員應用人夫亦令該苗人一體當差給予雇價均應如所奏辦理

一苗疆城垣應分別修理一款據奏苗疆地方跬步皆山惟鎮筸廳建城之處少為寬敞永綏形勢彷彿乾州數里之外層疊皆山三廳城垣無可移建之處應於廳四面緊要隘口添建碉卡並於安設官兵地方一律添築城堡委員勘估分別與工具原舊之楚省三廳貴州之銅仁等處各城皆大路不撤塘汛焚燒坍倒者一併勘估修理具餘苗地各路塘汛均已焚燬毋庸勘辦等語查鎮筸城四面皆山形如釜底勢甚窄小曾經奏

旨於事竣後令和琳等查勘具奏今據總督和琳查明苗疆跬步皆山沃野之處甚少鎮筸廳形勢極低周圍大山環列城外即係水道其永綏乾州亦無平坦之地難以移建他處自係實在

情形應如總督和琳所奏三廳城垣毋庸移動至苗地內
塘汛之兵既經議撤應於廳城四面要隘之處酌卡駐劄
多兵以為屏障此外如岩門高村石羊哨花園龍團河溪
洗溪巴茅汛小鳳凰營等處凡有安設官兵地方均應一
律添築城堡亦應如總督和琳所奏與勒保畢沅姜晟馮
光熊公同斟酌必須審度地勢扼要據險星羅棋布聯絡
聲勢以為三廳重門保障並即遴委妥員勘估興築務使
工堅料實一律鞏固其原舊楚之鎮筸永綏乾州及貴州
之銅仁正大嗅腦松桃四川之秀山各城凡有坍塌皴裂
低薄之處及大路塘汛焚燒倒塌者一併核實勘估興修
以資捍護而壯觀瞻其已經議裁者毋庸辦理
一苗疆鳥鎗等項器械應行收繳一欵據奏苗民住居深
山向以打牲為名所蓄鳥鎗官所不禁上年查撫降苗收

其器械酌給價值黔楚兩省所收鳥鎗刀矛已有一萬四
五千件行之頗有成效茲當降苗日多大兵將撤仍令趕
緊收繳一律肅清所需銀兩各省公攤歸款器械即分貯
各營備用至苗境出產硝磺處所令地方官嚴查封禁如
有偷製火藥者惟各土官是問奸民私買私賣者從重治
罪別經發覺地方官從嚴議處等語查苗民賦性剽悍無
不製造鳥鎗施放便捷向來地方官不加禁止歷年既久
苗寨藏蓄鳥鎗益多此番大加懲創苗民就撫之後自當
給價收繳以杜反側之源該督查撫降苗業經派員收買
行之有效原可仿照辦理一律收繳但苗寨皆在深山窮
谷之中苗民等多以打牲為業所藏鳥鎗未必能全行繳
出或所派各員奉行不能實力轉恐有名無實應令該督
再加斟酌若苗民等希圖得價竟能收繳淨盡或經此番

收繳之後苗民不敢從新製造於事亦屬有益此節請仍
交和琳妥酌具奏再行覈議至苗境內向來出產硝磺即
可配製火藥若火藥禁絕即使藏蓄鳥鎗亦無所用應如
該督所請將苗匪出產硝磺處所交地方官查明嚴行封
禁責成現設各土官隨時稽察如有苗民偷挖硝磺私製
火藥等弊惟該管各土官是問如有奸民向苗民私買硝
磺及私行販賣者一經拿獲即行從重治罪若在他處發
覺即將失察之該地方官從嚴議處以示懲儆
一被難民人亦應分別安頓一款據奏苗匪滋事雖由於
客民盤剝地畝但客民之在苗地亦非一朝一夕所佔田
地或用價置買或貨物易換該因苗匪不法致此等客民
全行失業亦未免向隅查客民之內除回赴原籍及逃亡
不計外現在就赈之民無籍可歸者請即准於苗疆以外

原係民村隙地酌給搭蓋房屋之費俾資棲止再令地方
官查明戶口分別撫卹聽其照常生理從前苗匪雖因客
民盤剝心懷忿恨其實苗地鹽斤布疋等類需藉客民負
販以供日用一概禁止轉多不便嗣後苗民買賣應於交
界處所設立場市定期交易官為彈壓不准用田畝易換
物件以杜釁端等語查苗匪構釁雖由客民從前重利盤
剝占種地畝但屢遭焚搶之後現在客民除回籍遷移之
外大抵赤貧失業概行驅逐無以資生亦可矜憫況苗地
所需鹽斤布疋等類均藉客民負販就近購買以資日用
過於禁絕苗情轉有不便今總督和琳請將此等失業客
民查明戶口分別撫卹於苗疆外舊有民村之隙地官為
核給聽向在苗地之漢民居住照常生理尚屬推廣
皇仁又請令嗣後民苗買賣於交界處所設立場市定期

交易官為彈壓不准將地畝抵押以杜衅端亦可使苗民日久相安不致滋事均應如總督和琳所奏辦理惟責令地方官此次查明户籍之後毋許客民潛至苗疆居住一經查出從重治罪並將不實力查辦之地方官交部嚴加議處以上各條臣等會同悉心核議是否有當伏候

聖鑒訓示施行

先籌苗境善後四款疏 嘉慶二年 勒保 馮光熊

雲貴總督臣勒保貴州巡撫臣馮光熊謹奏為先籌善後四款恭摺具奏仰祈

睿鑒事竊查此次狆苗擾事地方寬廣寨落紛繁善後事宜多而且雜如興義安順各順各府屬地方向設土目亭長各種頭人日久相沿百端滋弊此時人數已衆雖未便通行裁革又不可照舊存留現在順苗降苗內節次已有賞給翎頂之人或即

將此等苗人改作苗官藉資管束或歸併土目寨長以免煩擾地方又如黔疆必須整定夫徭使胥役無從擾累禁止邪術使愚頑不為煽搖以及修建城堡並各處橋梁道路藉可以工代賑普濟民夷設復塘汛並有營伍擇要改移之區添設文官亦有缺分應行裁汰之處收繳鎗械查閉硝磺均係現在善後應辦要務再如現在陸續搜獲苗匪極多當即正法之外有應入緣坐者有情節較輕本非甚類未便省釋者亦須斟酌辦理又歷次攻解圍城各有出力紳士亦須逐一查明分別咨部議卹以上各種事務因刻下尚在搜捕未能遽定容臣等詳細會商陸續妥議具奏現在先行籌定善後四條開呈御覽

一現在隨征出力打仗武舉武生及鄉勇人等應酌分就近營分充補弁兵餘丁以資熟習而柬游惰也查此次征

勦狆苗地方寬廣兵數無多除各州縣團練民勇防堵地
方每經一處平靜隨時飭令歸業外其各屬調到鄉勇甚
多跟隨大兵打仗內有未甚出力軟弱無用之人亦經隨
時撤回歸里其節次奪隘解圍焚巢殺賊認真出力之人
中有奉
旨賞給翎頂者有本係武舉武生者更有未
給頂戴而膂力實在可用者此項人等若於撤兵之後概
令回里歸業不惟該鄉勇等習慣軍戎著有勞績棄之甚
為可惜且此等民人前次願充鄉勇來隨師旅已近游惰
者居多經此熟睹行軍身親戰陣一歸鄉里有頂戴者恃
符凌壓地方無頂戴者仗力橫行兇暴皆在勢所不免查
雲貴兩省各營官兵三年來勦辦楚南苗疆青谿教匪及
此次黔省狆苗節次調出三萬餘名連年陣亡病故受傷
者人數已極衆多雖經遵
旨招募新兵陸續亦有補

額但急就召募操練未嫻不如各鄉勇歷次隨征較為熟習令其入營學習弓馬技藝更較得用再查楚南苗疆案内經督臣畢沅曾請以得有頂戴委牌之鄉勇拔補千把外委等因但有頂戴之人少而易於安置無頂戴之人多而難以措查臣等愚昧之見以雲貴兩省營分缺額之兵即令現在隨征出力鄉勇充補除奉

旨指名以千總把總外委拔用者遵即拔補外其給有頂戴者按其品級遞減六品以把總拔用七品以外委拔用其隨營武舉以把總拔用武生以外委拔用其餘鄉勇核其打仗勞績遇有馬兵戰兵守兵缺出以次遞拔此外歸入餘丁存記皆就各鄉勇原籍地方就近酌撥營分即如銅仁鄉勇現在尤為出力亦有受賞頂戴之人而銅仁新添營分有應設千把外委等缺及招募新兵之事即可於此項鄉勇拔補

充募如此該地方民人見鄉勇俱入營伍得有出身亦可
觀感奮興不憂不為　國家出力而該鄉勇等一補兵弁
熟悉本地民苗風化巡防亦較得宜且不致游手為匪如
蒙　俞允現在咨補缺額兵弁即行照此辦理
一招集難民照例給與棲止牛具各費以俾復業而廣
　皇仁也查狆苗滋擾地方各州縣邊界周圍數千里處
處村場廬舍均被焚掠無遺即歷次解圍之興義府貞豐
州永寧州安南縣歸化廳新城黃草壩捧鮓等或雖保護
無虞而附郭市廛並廟宇橋坊悉成煨燼所有各路被難
民人除旦於攻解圍城之次每處搭蓋棚廠按名查卹並
有陸續來歸皆欽遵叠奉　恩旨普賑三月口糧並加
賑三月兩月口糧不等復於橋梁道路等類有可隨時修
葺者即令此等難民逐日興工代賑但此僅指附近城郭

依傍營卡之難民兩害其餘各路村場商民人等死亡不
少迸避更多一聞勘定苗穎均各聞風歸里而屋廬盡燬
貲具全空察看情形實可矜憫之至仰惟我　皇上愛
民周摯念切如傷際此軍興尤復萬分　軫恤災黎
普恩無已除遵　旨業已借給籽種俾資乘時趕種
外臣等酌擬照銅仁苗疆奏案查明有力之戶毋庸給予
修費其餘無論瓦房草房按戶給銀二兩並酌借牛具俾
營棲止而資耕作臣等現在揀派妥幹各員分段清查按
戶散給其順苗降苗寨落有被賊匪焚燒流離失所者一
併歸入難民辦理並移會滇省查照酌辦
一籌備倉糧以利兵民就食也查興義府貞豐州永寧州
安南縣歸化廳新城黃草壩捧鮓等處被圍各城經一兩
月至七八月不等所有倉糧大概散賑難民及支放守城

兵勇人等給濟盤查册亨一城並已被陷倉糧悉被焚掠即普安縣鎮寧州安順府廣順州長寨廳郎岱廳以及定番州清鎮縣平遠州等處或苗匪擾及附城有難民逃入城內隨時給賑者或苗匪擾及村隘各該處團勇堵禦隨時接濟口糧者雖黔省連年穀賤倉盈處處均敷碾撥但自楚南苗疆動用黔糧運濟已多此次狆苗一案地方較寬難民更衆則府州縣倉儲除陸續亦有飭碾轉運外此後州縣倉糧實無可再令撥濟而黔省地方本小經此狆苗擾事耕種多荒家鮮蓋藏市稀商販本境亦無處採買所以臣等歷經　奏請飭令湖南採買糧石運黔在案伏思現在搜捕餘匪各路營卡未撤其官兵難民人等即在就近營卡支糧一到撤兵兵歸營汛民回鄉村散賑給糧在在有藉倉儲支放興義府等處若不預為籌備屆時掣

肘必多臣等現在籌商遍處察訪與黔省交界之湖南四
川雲南廣西四境不拘何路穀價較賤便於轉運之處即
於軍需項下動用銀兩照民價公平酌買歸入倉儲運運
脚一併核實報銷

一清楚田土以靖苗漢紛爭也此次勦辦狆苗所有首犯
及夥犯各逆產急須查勘清楚臣等現在擬于苗境內請
設苗守備千總把總外委等官即於出力順苗降苗內遴
充惟查楚南苗疆新設苗官俱經議給錢糧臣等以此次
擬設苗官不必給予錢糧即將逆產酌定多寡作為公產
以作該苗官等辦公得用因現在搜捕未淨地方未清何
處應設苗官何處可撥逆產亦未全晰容臣等續摺具
奏其難民田產除被苗匪殺害全家戶口已絕應將田土
歸公招種外有避居他處現在已歸者有逃散遠鄉現在

未歸者其已歸難民之田土仍令領回歸業其未歸難民之田土除有親弟兄親叔姪等類現在已歸可以就近暫令管種俟本戶歸里仍令歸業外其餘一概與絕戶田土暫行存公俟有陸續來歸難民呈明原住何處原田若干有憑有保一體照例給還臣等一面遴派妥幹人員逐境查勘一面頒發告示招集逃避難民使其接踵田鄉復尋舊業至其中有本係苗人私墾未經升科為漢民重利准折之田產此即係投累苗衆之根若一律歸還將來苗漢紛爭仍恐復有滋事應飭各委員查明此等盤剝准債田產產主即係逆犯其田產即歸逆產辦理如原產主係順苗降苗其田產應令給還原苗報科納糧仍舊管業

以上四條臣等現就苗境軍務情形謹陳愚昧之見理合附報先行具奏伏乞皇上睿訓施行

籌辦黔省苗疆善後事宜疏 嘉慶三年 鄂輝 馮光熊

貴州總督臣鄂輝貴州巡撫臣馮光熊謹奏為會籌黔省苗疆善後酌擬條款恭摺具奏仰祈聖訓事竊臣等前將興義苗疆移設縣佐等缺撥駐各汛官兵節次奏陳聖鑒在案臣鄂輝前在各路搜勦逆苗寨落隨處訪查利弊得知梗概臣馮光熊往來安順一帶承辦軍務一載有餘時加體察連日臣等熟相籌議並與司道等反復商搉所有苗疆善後如革除師巫邪術禁止私採硝磺收繳鎗刀器械等事向來例有嚴禁現飭地方官隨時認真查辦不得以出示了事亦不得過事搜求並經臣等遴委妥員分投辦理毋庸瑣瀆聖聰外謹就苗疆最有關係亟須籌定之事酌量機宜悉心商定不敢有意紛更亦不敢稍存將就總期民苗兩便永遠遵行臣等籌議

五條敬爲我　皇上陳之

一中明民苗典買田産以杜盤剝欺凌等弊也查漢民承買苗産本係定例所禁惟黔省苗民自元明內附陸續改土歸流數百年来外省流寓日衆其間置買田土招佃收租原非近年之事但民苗既經雜處則彼此交易在所不免且漢人於種植居積之道自較苗民靈便日久相沿未免漢富苗貧隨成嫌隙是以上年狆苗滋事之時亦有藉口驅除漢民奪還苗地希冀戴衆讐漢民流離失所或竟全家被害其故率由於此　臣等再四熟籌度漢民久在苗地世代相沿已成故土此時若全行驅逐將向有地土盡還苗人不獨無所依歸亦適以啟苗人輕玩覬覦之漸應請飭令地方官及苗弁人等逐寨清查除年代久遠無不取贖之田仍令漢民照舊管業外其有近年田産無論

杜絕典賣即係買禁私售勒令苗民取贖仍將失察之地
方官查明議處不容稍有隱瞞自此番查辦之後申明例
禁漢民永遠不許典買苗田苗人亦不得承買民地倘有
違犯一經查出即將田地給還原主追價入官仍復治以
應得之罪至衆放利債盤剝欺凌尤為苗害現亦一併嚴
加申禁並令有業漢民除按額收租之外不許擅佃戶名
目驅使苗民如敢有犯即以原田賞給被役之人田主仍
行枷責發落或有凌虐致死情事另行加重治罪臣等現
在酌定條規通飭地方文武實心查辦庶民苗各守各業
無可藉口自必永遠相安矣

一釐定民苗村寨毋許混雜並嚴禁差役擅入苗寨勾攝
公事以杜藏奸滋事也查黔省在在苗疆原非湖南僅有
三廳苗地者可比但漢人所居則曰民村苗人所居則曰

苗寨未嘗不各分界限祇緣通省各屬毗連川楚滇粵五
方雜處苗人不能出外貿易亦資客民赴場互市以通有
無是民苗來往勢難禁絶但不釐定章程嚴行加禁恐日
久弊生或有游民潛往煽惑愚弄等事俱屬不可不防應
請嗣後貿易客民祇准居住民村不得假宿苗寨其地方
官勾攝公事皆當責令苗弁傳唤毋許差役前往致滋擾
累目現在通行上下游各府廳州縣按季查報凡有苗寨
地方者一概照此奉行倘有故違官則立予嚴叅民則從
重治罪俾苗寨既無誘惑滋擾之人得以安其淳樸耕鑿
之舊必日漸恬熙苗疆永靖矣
一酌裁把事土舍亭長各名色以杜科累也查興義安順
二府所屬苗疆共設有　題襲長官司從九品土司及在
外給委土千總土舍土目數十餘名此外尚有亭長兵丁

等項一州縣之中自八九名至十餘名不等即如冊亨貞
之有岑陸周王農王姓頭人此其明證此等管寨頭人皆
由前代襲職嗣因改土歸流遂傳為土目亭長年湮世遠
久無威望懾服苗人設或地方州縣查察稍疎即恐假公
濟私藉端派累臣等前奉
諭旨因兩廣督臣吉慶具
奏革除泗城漢奸充當把事寨目一節命臣等一體
查照辦理現在清查興義安順等處其有平日欺壓苗民
之土目亭長人等不但一律革除並應追究情節分別辦
理其有罷軟無能撫馭無術者一概斥革永不許再立土
舍亭長等項名目照湖南三廳貴州銅仁之例酌設土守
備土千總把總外委等官俾資管束仍責成所屬文武稽
查彈壓至此外頭人良莠不一在乎苗人之服與不服不
關名目之存與不存果能約束衆心悦服則與其另設鄉

約保正莫若仍其舊職俾民苗相安無事臣等查前次勦
辦狆苗有能聚衆協同官兵保守城池村寨並護守臺站
運道者並有曉諭苗民不許從賊率衆赴營投順者此等
頭人皆係有功足録仍應令其照舊管寨不必更張如此
分別汰存既無勒派侵凌之弊亦無驚疑惶惑之虞矣
一酌定夫役工價以資窮苗口食也查黔省大路各站原
有額設站夫驛馬尋常差使應付裕如倘遇緊要差務如
護送餉鞘遞解要犯等事需用較少不得不向民間照價
僱用而興義安順等處漢少苗多無業窮苗樂於趨事藉
資餬口每有揮之不去之勢若一經禁革未免口食無資
臣等公同酌議應請仍照舊規准其僱募應役並酌定價
值每名每日給銀五分其距站較遠者回空之日給銀三
分倘苗民中有喂養馬匹情願赴站應差者一匹給銀一

錢六分俱著各地方官按名發給但不得短價勒派及假手胥役致滋擾累如有前項情弊一經查出定即從嚴參處庶無力窮苗資生有藉而各站要差亦可無誤矣

一酌設苗弁以資管束各寨也查興義安順一帶苗寨甚多大小不一今既將土舍亭長把事人等嚴行禁革未便竟無稽查管束之人若令漢人充當鄉約保正恐致日久弊生不可不杜其漸上年戡定狆苗兇頑被戮者固多投誠効命者亦復不少其中有奉

旨賞給翎頂之人本係各該寨曉事頭目向能約束羣苗軍興之時或率衆來投或隨兵打仗均屬真心効順此時若置之閒散不獨無以示勸懲蕉恐啟恃符生事之漸臣等熟加商議其現經裁革土目亭長各寨應請照湖南三廳貴州銅仁設立苗官之例酌設苗守備千總外委各官分段管理如興義府

屬向分四鄉者應設苗守備四員為統轄之人其餘各隨
苗寨大小設立千把外委分司管理仍聽守備約束遇有
應辦事件地方官行查守備守備轉行各弁層層稽考俾
有專司至此項苗弁即從得有翎頂之順苗降苗內秉公
遴充如有不敷再將從前出力降苗酌量拔補遇缺遴選
不准子弟承襲總以苗衆悅服或著有勞績之人驗明充
補仍令該管文武隨時查核分别陞降賞革以示勸懲庶
苗衆咸知從逆者自蹈擒誅効順者得邀錄用自必互相
感奮而該苗弁既得頂戴之榮復有地方之責更當顧惜
顏面認真管寨不敢為匪矣其應如何酌給錢糧暨設立
額數之處容俟查照湖南添設苗弁成例另行　奏咨辦
理以上五條謹就臣等愚昧之見悉心酌擬是否有當理
合繕摺具　奏伏乞
皇上睿鑒訓示遵行

請停難民發遣疏 嘉慶四年 馬履泰

山西道監察御史臣馬履泰跪 奏為現在屢報大捷懇
請省釋難民無庸拘例發遣事竊照逆匪聚衆不法假息
游魂已逾三載自蒙 皇上整飭戎行以後各路領兵
大臣爭自振刷疊奏凱音掃穴蕆功事在指顧恭繹
聖訓尚以勦撫並用為機宜以綏輯難民為切要仰見我
皇上聖武奮揚 仁恩普被中外臣民不勝欽服
之至惟查向來辦理教匪章程凡習教傳徒從賊助逆之
犯立予駢誅其習教而未傳徒從賊而未助逆發黑龍江
給索倫達呼爾為奴各在案臣愚以為邪教人犯皆能誦
習經咒雖未傳徒終屬煽惑允宜遠遣以杜事端至於教
匪焚掠之處無不驅迫平民供其役使間有不甘從逆乘
空逃出者未及自首已被官役拿獲追經訊明既非邪教

又非助賊抗拒官兵亦發往黑龍江為奴係屬按照章程
二三年來皆如此辦理　臣曾任刑部湖廣司郎中承辦此
案查閱有出門探親被擄者有避難不及裹去者有貿易
遇賊脅從者有婦人夫被賊戕身因躲避得脫者均一經
盤獲發遣為奴伏思該犯等既未習教即是良民家被焚
蕩身遭驅掠即是難民幸而挺身走歸獲覩天日不蒙矜
卹乃與逆案連坐及身習邪教等犯一概同罹重罪核其
情節深可憫憐可否仰懇　皇上勅下該督撫自後凡
遇拿獲逆犯果審訊明確並無習教助逆情事無庸拘泥
章程一概停其發遣妥為安插其從前已經發遣者並望
飭令刑部詳晰查明准其釋免倘蒙　俞允請即
將脅從罔治之實政　頒發諭旨刊刷謄黃在賊附近
處所廣為曉示俾知從賊人犯業已發遣如廖瑄甫等男

婦若干名且得蒙 恩追回釋放安居復業尚復何畏
何疑不早投出坐待殲戮玉石俱焚竊以人心莫不欲去
危就安賊黨聞風必能革面洗心爭先効順似亦解散羽
翼之一法臣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祈 睿鑒訓示

請禁進獻飭吏治達民隱疏嘉慶四年

何道生

山東道監察御史臣何道生跪 奏為條奏事欽惟我
主上聖不自聖安益求安當 親政之初即下直言
之 詔凡在臣工自宜各抒所見以備 採擇臣職
司獻納敢不勉竭微忱以期仰副 諭於芻蕘之至意
謹將管見所及列為四條伏乞 皇上訓示施行
一曰禁進獻欽惟 大行太上皇帝至聖至明無微不
燭前因各省督撫土貢之外間陳玩好曾經降 旨禁

飭誡以督撫為封疆表率首重廉潔若進獻之路一開則
不肖者得以藉口進　御需索屬員層層遞取必至派累
民間是以加之戒飭　聖意至深遠也諸臣自宜凜遵
聖訓不得復萌故志惟是我　皇上親政伊始誡
恐督撫之中有以此為嘗試者不可不防其漸伏乞
皇上申明　聖訓曉諭諸臣俾知　郅治之朝不貴異
物諸臣惟當砥礪廉隅潔清自矢以佐　上理則吏治之
源清矣
一曰飭吏治親民之官守令為重民社所寄邦本繫焉今
之為守令者不問民俗之淳漓但計缺分之肥瘠不思勤
求民瘼惟期利益身家近年以來川楚地方教匪滋事多
由守令之不職而不盡由民性之不馴守令之不職又多
由督撫之徇庇而不盡由人才之庸劣蓋守令之賢不肖

惟視督撫為轉移為督撫者果能整躬率屬潔己奉公循
良者必擢貪劣者必懲則一省之中雖不能盡皆良吏而
上行下效各矢天良大法小廉咸知愧勵作奸犯科之徒
自無所容今之督撫不能整飭屬員者半由於不能正己
半由於迴護處分蓋惟無瑕者方可以責人己之不正何
能御下而守令獲罪督撫司道俱有失察之咎故隱忍不
發以觀後效者有之互相蒙蔽苟圖無事者有之因循姑
息遂致釀成事端者亦有之此誠當今急務不可不大為
整飭者也伏乞　皇上勅下各省督撫於所屬州縣務
須博采輿論體察民情倘有不順人心不洽公議者立即
參劾並乞　勅下部臣嗣後各省守令有以貪污不職
敗露者或因科道論劾或因士庶控告其上司各官徇庇
之罪必須嚴究以儆官邪至各該督撫自行參奏者其失

察之咎不妨稍恕如此庶地方大吏皆知自顧考成無所
迴護而吏治可以整飭矣
一曰達民隱伏讀　聖諭以民隱為念而欲其上達此
誠　聖主宰治之要道也欽惟我　國家重熙累洽
列聖相承無不以勤政愛民為心民間尚何疾苦之有
然而近年以來川楚等處賊匪蔓延以致　宵旰勤勞
膚功未蕆皆由於地方官之不奉法者多而民隱未能盡
達也民隱之未能盡達者半由於督撫之徇庇不能整飭
屬員半由上控之案情不能徹底根究向來凡有上控之
案或交該督撫提審或　欽差大臣質訊而統計所辦
之案歸罪於地方官吏者不過十之二三歸罪於原控之
人者不過十之七八否則不過顢頇了事歸於兩敗俱傷
推原其故皆由於外省迴護之惡習牢不可破而彌縫之

巧術吏屬多端故無論往訊之人或徇情受魄或聽斷不明即使矢正矢公長於折獄而本省官吏一聞欽差之信即將全案情形捏飾裝點不使稍留罅漏查辦之人鮮不受其蒙蔽至於欽差所過州縣支應供給其弊更有不可勝言者皇上所差大臣一二員隨帶司員一二人而已大臣司員所帶家人按例皆有定額而無籍之徒互相援引依草附木動至多人較之定額不止倍蓰所到之處輒假欽差之勢鞭撻州縣辦差人役飲食若流徵求無厭甚至州縣亦皆受其呵斥使車所過里閭不寧公館鋪陳空如席捲即使所訊之案毫無冤抑而沿途已不勝其擾矣伏乞嗣後凡有上控之案其與督撫並無干涉者即交該督撫據實審辦其干涉督撫恐致迴護者立即提犯進京交部臣秉公嚴鞫務期水落石出以成

信讞倘有必須親至其地踏勘情形者交鄰省大員就近
查勘分別奏咨歸案辦理庶驛站不至騷擾而民隱得以
上達矣
一曰釐驛政　國家設立驛站凡馬匹人夫皆有定額草
乾夫價皆有奏銷原於閭閻毫無擾累乃各省地方官奉
行不善借差使之名開科派之路馬價折之民間草豆納
之里下一遇緊要差務格外派累者有之差拿民間行旅
騾頭馬匹充抵驛騎者有之於是州縣之賢者無不以衝
缺為畏途而不肖者反以衝途為要缺至於一當衝缺則
無論賢不肖皆以辦差為要務其精神才幹用於擘畫夫
馬者半用於奔走伺候者半加以下程舖墊需索徵求應
接不暇雖有循良之吏亦惟有低首下心以苟免賠累為
幸斷不能盡心民事其無能者又皆縱容胥役多方勒派

地方之脂膏朘削愈深奸蠹之橐橐分肥愈厚而貪詐者之藉端入己飽其欲壑更不必言矣伏乞 皇上勅下各省督撫申明定例轉飭有驛州縣遇有差務務照部頒勘合夫馬定數支應如有不遵定例額外需索者立即直揭部科各督撫仍責成道府不時稽察所屬州縣如有藉口辦差派累百姓者立即揭報參奏倘徇隱不辦別經覺察即將該上司一併嚴議如此嚴切 訓諭俾各知儆畏庶驛政清釐而民無科派矣

請嚴交代並定咨追章程疏 嘉慶四年 周栻

掌廣東道監察御史臣周栻謹 奏為請嚴禁交代私立議單並嚴定咨追章程以免隱射以重錢糧仰祈 聖鑒事竊臣恭照錢糧交代有無虧短均於正展限內結報定例綦嚴我 皇上涖政以來屏絕貢獻且於賠罰各

項概從寬典則大吏當不敢復有收受陋規之事地方官不致有過於虧空之處其於交代亦易清釐惟查積弊相仍至今尚有未盡革除於前後任交代限內未能清楚則以限期已屆推為出結而當同監交之員私立議單以俟徐為補償此在起初亦不過一時私弊後則竟公然田明上司恃為公據以致陞遷事故各員已經到任與已回旗籍者又復以任內有未清之項中請咨追甚至有動用公項難以彌補竟為含混其中飛洒隱射是亦在所不免迨至咨追到處或能完半或完未及半則又以無力完繳詳請豁免冀以為開銷之地是使有定國帑轉歸無著殊非慎重錢糧之道臣伏查交代以限期為准以出結為憑請嗣後新舊接收如於限內未能交清止許接任官查明詳揭或係自己經徵或係請領上項自應將該員截留在

省務須完交清楚方准赴任回籍不得通同寓立議單希於限外通融補交致違定例若照從前積弊相仍一經發覺將監交之員一併治罪該上司予以嚴議如已交清出結並經督撫給咨離省概不得復以在任未清申請咨追致滋輾轉拖延隱射彌縫之弊此外如有續經攤出應賠應墊必須咨追之件由督撫逐細聲叙款項咨部查核經部核明　奏准即由部行文各督撫查追非奉部文該督撫更不得逕自行追若有以交項未清請追者除不准其咨追即著落出結官賠補外仍將扶同出結之處將接收之員並各該上司分別嚴議如此嚴定章程庶　國家帑項絲毫皆歸著實似於倉庫錢糧聿昭慎重臣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睿鑒

陳清查漕弊章程疏　嘉慶四年　岳起

江蘇巡撫臣岳起謹奏為遵旨清查漕務積弊事竊臣前奉上諭以宜興奏除漕弊一摺據稱有漕州縣既革浮收運丁無從再有幫費並沿途無名雜費一概裁革及嚴禁水手勒加身價各情節著岳起查照所奏會同漕臣實力查辦等因欽此臣接奉後路過淮安值漕臣蔣兆奎押運北上未經會面當將奉旨會辦緣由移知在案臣抵蘇後即面詢各屬詳細根究緣漕糧一項積弊多端歷年久遠自州縣經徵起至運通交兌止處處陋規層層勒索查二十餘年前民間交納漕糧均係遵辦好米其間官收丁兌過淮運通雖亦稍有規費然為數無多自地方不肖官吏違法浮收每米一石漸加至七八斗糧户不堪授累隨以潮雜下米遞塞抵交經征官吏貪圖浮多即將就收納至旗丁兌運時明知州縣得有盈餘米色

又復惡劣是以多方挑剔勒加幇費每船至二百三四十兩及二百七八十兩不等其兌米有全數收米者有止收六七成其餘即行折銀者至米數短少不敷交納隨於米中澆水令其潮漲並聞於將到通時預行將米澆濕點竹纜火把十餘隻插入米內用倉板蓋嚴火受火蒸漲出更多此外又有壟斷奸商于通州左近開設米局內則勾通步軍統領衙門之番役外則串和倉場及中西二倉之書差肆行收買俸米用石灰水拌蒸蝕去外皮仍充新米狡猾旗丁即購買交納以補缺額故京中所關俸餉米石久有回漕米之名積習相因惟獎是營竟致米數之盈絀米色之純雜置於不問是以旗丁領運無處不以米為挾制即無處不以賄為通融糜費至今有加無已推原其故沿途之抑勒由於旗丁之有幇費而旗丁之需索幇費實由

州縣之浮收此等情形久在　聖主洞鑒之中方今
朝政肅清風氣丕變當此革弊之始若不澈清釐仍復
以空言塞責或稍存畏難瞻顧之閒則因循以生不但不
成事體將來流弊之害竟不可問臣竊思欲除一弊先絕
其源而嚴禁浮收實為絕弊源之首務除經前督臣費淳
業已通行曉諭諄切告誡外臣又復申明禁令俾閭閻百
姓莫不周知以防其影射之漸再查州縣收漕例應親赴
漕倉眼同收兑乃近來遵行者絕少其故不止為懶惰偷
安蓋特與胥役以浮勒折征之地且使控訴者惟見胥役
不見官長則止能告役之營私而不能指官之主使此等
伎倆更屬詭譎臣已通行嚴飭務令該州縣等親身在倉
如遇有相驗等事必須親往者即停止收兑以俟回倉再
收總令其始終親自經理以專責成兼嚴飭各該府不時

親行稽察並明白宣諭以今歲開徵後仍有以浮收具控
者無論所控為官為吏總應先參後辦以杜其狡卸之謀
使均知計無所施法在必行尚非冥頑之尤當必咸知歛
戢且伊等既絕望於浮收之利其驗米色自必認真而糧
户亦不敢仍以劣米交納米既乾潔如式旗丁亦無從藉
端需索則弊源可望肅清至旗丁每年出運有應領之例
價有應用之例費細加核算雖有不敷究屬無幾惟額外
之陋規用項繁多臣謹將查出各款並該丁等額領經費
各正項分別開列清單恭呈 御覽惟查旗丁沿途費
用陋規事隸漕運倉場二衙門臣無憑稽核查漕臣蔣兆
奎倉場侍郎達慶均係甫經到任毫無所用其迴護臣隨
一面移知今將各該處書差胥役人等相沿陋規共若干
款係何名目及猾丁奸商等攙燒米石諸弊實詳切查明

務實務盡並妥議籌辦裁革一切章程由該衙門據實具
奏恭候　　聖裁再行移知臣處以便傳諭旗丁使知從
前沿途規費盡數革除伊等頭領之項足敷經費不致賠
累則旗丁亦可相安再臣更有請者漕務之弊在有漕省
分均所不免必須一體徹底革除方為周密應請　諭
旨勅下有漕諸省各按本省情形詳細籌畫列款指明嚴
行禁止俾各省旗丁及漕運倉場諸胥役無從更生覬望
冀倖之心如此則法令詳明人咸知畏庶漕弊可以永清
而米既乾圓潔淨倉儲亦堪經久臣以鹵鈍之資當漕務
最重之地夙夜思維迄無確見憂懼實深惟有實心實力
率屬舉行不敢稍存隱飾庶期不致深負　　聖恩謹將
擬定章程恭摺具　奏
續皇清奏議卷一

條陳平賊事宜疏 嘉慶四年

梁上國

掌山東道監察御史臣梁上國跪　奏為敬陳管見仰祈
聖鑒事竊臣新奉　詔書命廷臣各抒所見陳奏
用人行政諸事宜欽惟我　皇上至公至明英睿敏斷
錯枉舉直愜服人心用人之道非臣下所能仰精至於政
事則大小臣工均宜殫思竭慮以求熙績而今日之要務
尤在平賊蓋賊平而後萬象作新六宇和樂雍熙復見太
平之盛矣臣三四年來每聞楚蜀寇擾中心如焚因研訪
情形漸有芻堯之見雖自知愚陋而不敢不抒陳於
聖主之前謹條列其事如左

一曰正罪名以中國法查律載牧民之官激變良民因而
失陷城池者斬而失察邪教煽惑聚衆釀成不法者罪止

革職故川楚賊匪地方官皆以邪教爲言夫邪教固誠有之然初起於湖北蔓延於四川而出入奔突於河南陝西之境其中不皆邪教也如必指爲劉之協之徒黨則幺麽劉之協有何計術而能煽惑如許之多哉可知此數省賊匪皆地方官所激變之民人而以邪教入奏者特避重就輕欲掩蓋其激變害民之罪耳夫反叛之逆賊普天同讎人人爭食其肉今但名之曰邪教則吾民之抵禦之者不力而讎恨之者不深甚至有畏懼之者矣臣推原事始由乾隆六十年湖南之苗蓋地方官於苗民平時不能撫綏駕馭逼勒供應科派夫役種種凌虐而內地奸民之侵奪苗地者苗民控訴官復不爲申理是以因而滋事當時統師進討者宿兵兩年兩廣雲貴四川等省俱有徵調而湖北最近差徭尤多俱係以軍興之法從事而不肖官吏

從而奉一派十漁利侵肥其時又逢嚴禁小錢滇黔川楚
無賴之徒向以私鑄私販為生者一時罷業困已效而思
逞又適值襄樊一帶有查拿邪教之業有司奉行不善挨
戶搜查奸胥蠹役乘勢攫取財賂不遂所欲即誣以邪教
治罪於是正犯之劉之協等轉得脫逃而乘機鼓煽紛然
並起與官為讎　朝廷以正當用人之際將失事各官暫
且寬容俟事竣查辦而各官仍安居本任且有因收復一
二城邑擒捕一二賊犯轉邀優賞者賊徒有所藉口而脅
從者之附賊遂愈多矣夫醫之治病也當先究其致病之
由然後用藥有準臣愚以為湖北四川等省其起釁釀禍
之官吏必須查出確核其罪分別懲治之然後明告天下
以貪殘之吏既已為民行法而彼大逆不道之賊敢於光
天化日之下焚掠城邑毒害善良實為覆載所不容神人

所共憤責成將卒剋日掃除則國法申而人心服士氣壯而賊勢孤弭戢釜魚無難殄滅矣

二曰尚謀謀以籌勝算孔子之論行軍曰好謀而成夫好謀則不徒兵力而已查賊匪勢雖猖獗然烏合之衆狼奔豕突非有才能智術也觀其所破城邑專務焚燒搶掠並不能為持久居守計可知矣我國家多士濟濟合羣力羣策而用之蠢茲小醜原不難剋期勦滅然外之督撫將帥惟以兵力單薄為辭而於審形勢察機宜出奇計設間伏之類多置而不講夫必待兵力之厚聲勢之大乃足陷陣而破圍設遇賊衆我寡時即未免各懷觀望雖曰左次无咎究已坐失機宜故賊來而疎於防禦致其鴟張賊去則緩於窮追任其兔脫月延一月馴至於今夫自賊匪滋事以來調發本省及各省協勦之兵合之僱募鄉勇計亦

不下數十萬人然兵力合之則見多分之則見少今以餘地數千里之遠山林險阻道路紛岐在在需兵分布要隘以守則不能為勦以追則無以為援若何而可竊料賊匪之衆激於忿怨官吏者十之二困於衣食凍餒者十之三出於擄逼驅脅者十之四其甘心為匪者度不過十之一耳初起之時激忿怨者以戕殺官吏兵役洩忿報讎為快意困衣食者以搶掠銀糧衣物恣如所欲為得計故其氣甚銳勢若難當今從之奔突數年靡有寧居忿怨之心久而漸釋而此三年中所蹂躪地方經其一至再至居民已咸知警備物産亦半就荒殘即搶掠豈能遂其大欲而驅脅之衆久亦思歸特室家田業之已空不得已且隨之奔走以苟延性命耳而彼甘心為賊號為逆首者既搶掠之所得無多又日須養給此隨行之衆勢亦必力疲而不贍

氣索而不振為今之計機會正自可乘夫山林深阻利用
伏人衆新附利用閒或因其疲乏而邀擊之或因其怨思
而解散之或批亢擣虛而蹴之或堅壁清野而困之或誘
其前或牽其後或斷其中兵法多端隨機應變善謀者必
有以握其勝算矣臣愚以為宜　詔在廷大小臣工將
平賊方畧各抒所見詳細條列三品以上密封以　聞
四品以下赴通政司投進伏候　聖主睿裁鑑擇如果
有可用然後付統兵大帥揣量事勢施行則智者竭謀必
有出奇制勝之良策而各將弁稟承　廟算亦不致畏
葸以遷延矣

三曰設統帥以一兵權賊匪既出没川楚秦豫之境則此
四省固應分頭防禦尤當合力夾攻今　朝廷以勦賊
之事責之四省督撫及將軍提督等使各帶大兵分據要

道原令其視賊所向來則迎擊去則尾追無分此疆彼界也諸道將帥自當公忠體國斷無敢有觀望不前者惟是領兵之人既各有分地即各顧一方恒情所在但求己境無虞罔恤以鄰為壑也即如四川總督勒保與數省之督撫將帥分屬等夷雖有總統之虛名而其威望不足以懾之欲其俯首指縱呼應靈便亦良難矣夫賊之往來奔竄飄忽無常軍之掩擊襲追奇正不測事會所乘間不容髮稍一遲回怯顧即誤機宜必能使號令所及即時順應如臂指運掉之靈而後可臣曾供職國史館恭讀王公大臣諸傳仰見國初平定諸省並命親王貝勒為經略為大將軍近年平定西域及金川則有一等公兆惠阿桂等蓋威望之重足以鎮壓諸將之心故用命成功著有明效今賊匪蔓延非負固一隅之比也竊計賊之出沒剃山林

而不利平地故河南之受患輕而四川之受患最劇蓋蜀境東北跬步皆山林深箐密烏道四通伏則可以負嵎出則可以剽掠且自明季流寇屠戮以後並無土著之民所有居民皆從五方而至墾荒傭耤其心固易於動搖又川省向有嘓嚕一種十百為羣以焚搶為事其勢更易於附合故賊之大勢盡趨於蜀而其東出則湖北之鄖陽宜昌施南當其衝北出則陝西之漢中興安商州當其衝臣愚以為 朝廷宜選王公大臣素有威望衆所信者一人為統帥駐四川之順慶當東北適中之地調度控扼一切假以便宜然後分命諸將各委以一路攻勦之責如四川則保寧為一路夔州為一路達州為一路而並於東南預防其由酉陽以竄入貴州西北預防其由龍安以竄入甘肅湖北則鄖陽為一路宜昌為一路施南為一路陝西則漢

中為一路興安為一路商州為一路各以該省之將軍提督副都統總兵為大將專辦其所管一路之賊而各總督仍帶兵往來以為犄角應援諸將於賊中情形偵探必真使迎擊尾追者不誤於所向統帥於行間功罪論奏必實使捏飾委卸者莫逃於明刑如此則聲勢聯絡號令統一必無觀望牽掣之虞矣至於巡撫本有撫綏地方之責應令其一意措置難民且此數省賊擾之處僅在邊隅而無事之區尤當加意整理四川舊無巡撫亦宜一體暫添均責以察吏安民之政使事皆修舉不以用兵之故稍致廢弛蘘胜是尤慎固根本之道也

四曰添士卒以壯軍威勦捕賊匪三年而未蕆功說者皆謂兵少之故所以賊負固而不能攻圍賊奔竄而不能追擊則添兵誠為要務伏思　國家設兵各有定額每省不

過數萬人要在平時將佐訓練有方作其氣力一其心志使之畏國法甚於畏强敵故戰則無退怯行則無淫掠節制如山岳之重運掉如臂指之靈特承平日久將卒皆習於驕惰視操練為具文視錢糧為固有甚而軍吏隱占兵丁買閑均所不免一遇有事本省之兵不足備本省之用不得不調借鄰疆與僱募鄉勇夫調兵他省無論其沿途供應重為民累也即此項所調之兵遠從他省跋涉千里或數千里及抵軍營已力疲而氣綏兼以地道不熟平險異宜用違所長未必盡能得力且以遠省之兵久從征役未有還期疾病死亡相視慘沮於是思歸之心勝而敢勇之氣消又況所調之處一而再再而三各省額設之兵既經屢調則所存以資守備者無多雖地方幸皆寧謐然營伍空虛奸民之窺覺亦可慮矣僱募鄉勇無論其浮開名

數冒銷錢糧也即此項本屬鄉民但可資其力以使之捍衛鄉里而不足驅之以從征蓋平日未嘗訓練技藝既非素嫻紀律亦未熟講忽聚忽散不可繩以法而所得些少口糧又無足以繫其心其或假公以報其私忿或要索而誣及善良是鄉勇亦可暫時一用不為長策矣敬惟

聖主意在滅賊安民重費定所不惜則救時之計設兵不厭其多應將各處所募鄉勇名數

勅下統帥分飭有司將弁悉心考核其情願隨征堪以備戰者即予以名糧配以器械編為額兵有功與各標營一體賞拔其未習技藝不諳行陣者亦另編之為新兵撥與無事之各標營將弁管轄以時操練學習備軍營中退病出缺者替換填補之用其不願隨從征戰與編為新兵則令其原籍之里甲長親屬保領使歸其鄉夫此所僱之鄉勇既已編作額

兵則所調各省之兵可盡數撤回原營歸伍不惟可省道途征調之煩而無事之區亦皆表裏壯實不虞他故且新編之兵俱係本省之人山川險要皆所慣習較之客兵必更得力至新兵之隸標營學習者仍令各巡撫稽查其將弁之勤惰而不使其虛應故事有訓練之名而無訓練之實則新兵亦皆足備實用而不患其不精事平之後統核兵數雖比舊額所增實多然此數省之邊隅皆地界番苗山林深阻多設重兵以資防守亦不失為未雨綢繆之計即或恐其糜費欲為裁汰而寬以數年令物故老病退休者缺而勿補是目下雖有添兵之費亦漸可復經制之常非若鄉勇之出於僱募者游食已慣一旦罷而不用將有能聚而不能散之憂也

五曰杜冒濫以收實用　國家所以鼓勵人材則有爵祿

所以奔走人力則有金錢蔚祿得其宜則各奮功能而官稱職金錢用之當則爭出死力而民忘勞伏見軍興以來

朝廷不吝爵賞凡軍營所奏勞績之員立予陞擢三年中從微員而躋方面者不可枚舉又凡所請軍需動數百萬皆立發內帑已用至八千餘萬之多所以勵人材而紓民力者至優極渥而未即蒇功者何也其中必有冒濫者也近伏見邸抄如湖北參員胡齊崙以查拿邪教不二年由知府洊至安襄鄖荊道加按察使銜而居心狡詐虛捏侵欺聲名狼藉現在敗露又見邸抄德楞泰所帶一路之兵據奏每月需銀五萬餘兩已與應銷例案不符而經手承辦糧臺之知州覃光典所禀則稱此一路每月之費需銀九萬餘兩以此觀之冒濫不少夫使功而可冒是以軍營為仕宦之捷徑也使用而可濫是以　國帑為官司之利

敉　聖明之朝豈宜有此臣愚以為嗣後軍營出力人員如武職身在行間摧鋒破陣殺賊擒渠自當循照向例即於軍營所出各缺遴行陞補其文職如地方州縣佐雜等官於賊匪至境時能督率民兵退賊保境者即優以應陞之銜賞以翎頂而不必遽陞實缺蓋此項文員能於賊至之時率民以捍衛必其平日尚能固結其民之心故不至相率奔潰若遽陞實缺則該員即當移赴新任而此缺驟易生手官民不相聯屬恐生意外之虞且賊去而後一切撫綏完繕尤賴得力之人也事竣日合計功狀詳加確核送部引　見迺予陞遷庶可杜營競倖進之門而地方亦收得人之效矣至若軍需款項繁多而最易浮冒者莫過鄉勇一項今議以鄉勇編作額兵則存亡病革各營各伍有籍可稽無從冒報惟聞道路之言統兵大將所用

厨役一名有月給工食至五十兩者糧臺大吏日相宴會窮極珍羞有以多金僱覓優童備酒者而備弁兵卒應行卹賞之項或反靳延而至閱月逾時又何以服其心而責其用命宜

勅下統帥以時密查嚴辦使將有投醪之美士懷挾纊之思復何患賊之不滅哉

六曰安招撫以淨賊根賊匪煽亂川楚秦豫四省沿邊州縣被患者凡數十處所有失業難民賑濟口糧修理房屋借給牛種凡所以招徠撫卹之道宜選勤慎有司廉明道府妥立章程而以巡撫專董其事竊惟招撫之要首在清查戶口次則閱實壯丁又次則蓄備資糧又次則檢核田土四者皆要務也夫清查戶口即保甲之法但煙冊門牌有司率皆視為故事不肯實力奉行委之雜職吏胥又適滋需索擾累之弊查州縣所轄大者不過二三百里小者

不過百里均宜躬行履勘不假吏胥如某户共有幾口所操何業土田若干一一登證明晰不許稍有隱漏朦混户内人口有被賊驅擄及現充鄉勇者被擄之月日應募之地亦一一填註户下毋許隱混其有自賊逃歸與鄉勇不願改兵者均即按册驗明取具里甲長及親屬承領甘結收入本户既查明户口隨即閱實壯丁除孤寡老弱外將各壯丁籍記姓名諭令里甲長使之各就一里一鄉自為什伍團結無事之時耕備貿易各從其便遇有賊警即派令此項壯丁自行守衛所居之村賊至以舉火鳴鑼為號鄰村以次接應互為聲援汛防官兵亦即聞聲馳赴救援堵截要口則賊匪無所施其窺伺矣至蓄備資糧則閱其地勢查數省沿邊地方自經前明寇亂鄉民為避賊守禦計各建堡寨至今遺址多存有司於親行巡歷之時稽考

志書咨訪耆老相度形勢舊有者修之應添者創之所創建之費或令民自行捐輸上戶出資下戶出力或官先借項給民修建分年計地徵還使鄉民所有糧石積粟藏貯其中賊至即相率入守民志已固賊勢自窮夫檢核田土之法各鄉除現有業戶管業外所有荒閒田地或係戶絕或係叛產經屬官地須履丈四至分别等則登記明確不許猾吏奸豪稍有影射隱佔其自賊逃歸及鄉勇不願改兵者查明實係單丁貧民無戶可歸無業可復即將此項官地撥與佃種輸租於官而歲給以傭力之值編於另戶附於就近之里甲責成里甲長約束稽查此四事者不但為防賊起見即太平無賊用以長治久安可也至於賊勢窮蹙定有投出求降者察其果出真情然後濟之以撫綏之法其頭目及桀黠用事者雖當量予寬容必置之數千

里之外使遠離巢穴不生他慮其大夥徒黨則於官地最多之處妥為安插分令佃種照屯田法辦理亦以什伍相聯編為屯戶設立千把總等官以鈐束之如此則生聚有資守望得助流亡可復反側皆安消奸宄於無形固綱維而不動一舉而數善備矣

以上六條係臣庸愚鄙淺之見未知有當於萬一否伏乞

皇上睿鑒訓示施行

陳親民之官選任宜久疏 嘉慶五年 鄭宗彝

浙江道監察御史臣鄭宗彝跪 奏為敬陳管見仰求

聖鑒事竊惟親民之官莫如有司而州縣為最近其以知州知縣名官者凡一州一縣之鉅細必周悉無遺而後因其利弊隨時興革補偏救弊未有不經歷歲時官與民相習而能政平訟理者故漢代循吏每奉詔諭褒嘉進秩

而不還其官其民亦愛戴不忍遽舍之別從未始非古昔
世官之遺意也方今各省州縣官有三年大計舉劾之例
有六年俸滿保薦有十年俸滿甄別之例有調煩調簡之
例此外又有預保特保間一舉行者在　朝廷立法欲多
方慎選以察吏為安民之計也而躁進之員則以為遷擢
在結上官而不在安百姓蓋其履任之初即謀遷轉之機
貲緣奔競專用心于承奉上司甚至漁獵民膏營求陞進
供應過往則竭力逢迎假借辦公則逗留省會且有初選
未到官者必須趨省謁見不恤迂途遠道積弊相沿遂使
設官為民之意徒為借徑營私之計一切良規盡變為謀
身張本殊不念此身所授之職原為教養需人責任甚重
拜爵受祿　朝廷衆一方赤子之休戚付之其人而視之
有如秦越平日既不留心講求民間利病所在為之區畫

長久臨事時亦不過彌縫敷衍未嘗深加體察其亂法殃
民者又無論矣是則名為親民之官而實同傳舍之客知
州知縣之謂何要其所以致此者則皆不久于其任之故
也且愚以為凡州縣官不肖者既經隨事叅究如才具庸
闒闒冗者亦即分別降職勒休立法已詳惟於專心民事
著有利濟實政與訟同聲者以三年為率循大計卓薦之
例量請議敘俟引 見回任後仍留本任亦以三年為
期果能益加歷練才具出衆者再行保舉陞用仍照例送
部引 見候 旨遵行其安靜悃愊之吏任無廢事
民情依賴者則通計以十年後保題俟引 見時請
旨定奪至地方之煩簡才具之長短量為轉移調簡者
無拘年限其調煩者亦必本任歷過三年後始見其人與
煩劇相宜酌量奏調但奏調之後原為其與此地有益而

使之整頓備舉方資利賴乃授事未久而遽請陞擢是皆
秩者可膺優賞而需材者徒冒虛名煩劇之區屢更新任
非安民適以擾民也臣愚以為調任之官亦必多歷歲時
或三年五年之後再登薦牘庶地方得一好官實受其益
而各員亦安心奉職不妄生希冀雖限期稍為變通而於
民事實多裨補要仍于各例無所窒礙若夫督撫因事特
保或案　皇上不次擢用者此必出類拔萃之循吏一
以欽遵　宸斷為主所謂破格　殊榮用以鼓勵羣
臣者原不在此例庶幾官鮮越畔之思民受攀轅之福桐
鄉可戀衆毋咸依人心風俗漸冀其戢暴安良以歸淳樸
仰副我　皇上宵旰勤求必登上理之盛心是在督撫
藩臬各大員切實考察破除情面無市恩無姑息未有不
足以培植人材靖安民志者臣愚以為親民之官選任宜

久者此也是否可採伏乞 聖裁

請整飭親民之官疏嘉慶五年　王蘇

湖廣道監察御史臣王蘇跪 奏為請整飭親民之官以肅吏治以厚民生事伏思切近百姓者莫如州縣州縣得人則地方治而民受其惠若州縣不肖則諸事廢弛而百姓受朘削之苦故州縣者吏治民生之根本也自去歲以來督撫司道咸知謹凜近又 特降諭旨令各直省甄別知府誠以知府公廉則州縣賢否無難立辨但州縣缺分既多流品復雜賢不肖錯處其間一時頗難整頓臣再四思維擇其急需釐剔者五條敬為我 皇上陳之

一從前州縣虧空往往以辦差及餽送為名挾制上司虧空愈多則上司待之愈厚近來督撫頗令州縣隨時彌補不肖州縣遂又以此為名百端婪索上司冀其彌補曲意

姑容究之一旦解任不特從前之虧空依然並於原數之外復有加增以肥橐上司既已姑息於前但求無事為福莫不抑令後任出結後任接手仍效前任之所為故彌補虧空之名為害甚大應請

勅下各督撫轉飭該州縣等各矢天良力行節儉虧空自然日少一日如有陽奉陰違仍復藉端漁利及於原數之外復有裝點者即行參

奏治罪若能嚴辦數人則其餘可望悛改矣

一州縣養癰貽患最為可恨近年以來每有棍徒借端歛錢大抵為演劇賽會等事從中漁利起見倘有紳衿呈官請禁或有督撫訪聞飭禁並與紳衿無涉者棍徒等輙敢聚衆擁至紳衿家中小則打傷什物大則拆毀房屋甚有白晝於城市之中連拆十數家者當其洶湧之時地方官恐生他變勢難救護乃事後嗚官往往規避處分置之不

問以致刁風日長毫無忌憚查從前閩省械鬥皆由地方官視為利藪以械鬥案多為豐年少為歉歲積漸使然遂致不可禁止今棍徒聚衆滋事若不早行嚴禁將來殊有關係且思外省積習牢不可破若再嚴疎防處分勢必諱飾愈甚應請嗣後遇有此等案件地方官雖當時不能禁止而事後能不動聲色拿獲嚴辦者免其置議如置之不問經上司訪聞或別經發覺即行加等治罪如此庶地方官知所儆惕不致貽將來之患矣

一州縣官聲名好醜出自輿情無容勉強乃有交結紳衿出於做作者已屬可笑更有一種州縣探聽上司欲行叅劾賄買耆老多人於上司前具呈反言閩欲題陞乞請借寇雖公正廉明之督撫亦為所愚此等巧詐已出意料之外又有一種州縣自知民情不甚愛戴於無事之時密令

衙役人等刊刻傳單徧行粘貼單中開說本官清廉辦公
蹈蹶欲自告病我等務必赴上司請留復令官親幕友揭
取此單到處傳播一思懸缺一望還官僉使居心殊屬無
恥應請　勅下各督撫遇有此等呈詞傳單務加嚴密
察訪如有絲毫蹤點即行究辦庶幾懲一儆百而巧偽之
風稍息矣
一川楚例捐納人員揀發各省者知縣一項為多此項捐
納之人未必皆身家殷實大抵官親幕友之屬並有一種
家無儋石之人各處借貸報捐知縣其人類皆伶俐佻巧
貌似有才按其居心實與商賈無異一經得缺便當以數
萬赤子付之豈能有益查大挑舉人發省准各督撫甄別
補用相應請　旨凡捐納知縣　命該督撫加倍留
心察看其應補一字二字等缺或應改補佐雜及勒令告

病之處悉照大挑舉人例辦理以昭平允

一州縣官因公降革例准捐復但此項人員因公獲咎者固多往往有貪贓不法聲名狼藉上司一時失於覺察及事後欲行參劾又恐自干吏議不得已避重就輕擇一因公案件　奏請降革及捐復之後或仍發原省督撫復加姑息或改發他省賢否無從遍知且既已出貲捐復補官之後勢必婪索取償故此項人員操守最不可信實與捐納出身無異應請　勅下各督撫遇捐復發省者宜細加察訪倘灼知其從前居官平常者即行勒令休致不必更俟委署地方著有劣跡方始參劾如此辦理庶劣員無從輾轉蠹民矣以上五條皆微臣管見是否有當伏祈

皇上睿鑒

請嚴吏治官方疏 嘉慶五年

阿林保

江西按察使臣阿林保跪　奏為敬陳管見仰祈　睿
鑒事欽惟我　皇上法天行健體道執中　親政以
來廣詢博採凡有關於吏治民生者無不仰厪　聖懷
規畫盡善因已綱舉目張　德洋恩溥內外大小臣工
計無不爭自濯磨共矢精白以仰副　聖主勵精圖治
宵旰勤求之至意惟尚有數事關係吏治官方似宜再加
整頓嚴行禁革者臣賦質庸愚仰荷　天恩逾格擢任
臬司有所見聞不揣冒昧敬為我　皇上陳之
一州縣徵收錢糧宜按月解司以杜侵挪也查定例直省
州縣於開征時設櫃大堂聽民自封投櫃按卯折封時仍
令學正教諭等官眼同監收以防吏胥勒捐浮收並隨征
隨解立法本屬詳明但相沿既久奉行不力有因循怠玩
自本年二月開征直至次年奏銷尚有未清解額者中間

歷時既久侵蝕虧短自所不免勢不得不將次年新征錢糧移抵上年解額以副　奏限而顧考成此挪新掩舊之所由起即倉庫虧空之所由致也應請　勅下各督撫嚴飭各府督令各州縣循照舊章務須教職等官眼同監收按月解司其或邊省道路較遠者按季解司倘有仍前遲緩者即行嚴參議處其教職等官令於監收後按旬詳報本管道府由府轉詳藩司以憑稽核如有瞻徇貽誤一併附參庶州縣有所嚴憚教官顧惜功名不肯為人受過或亦慎重錢糧預杜侵挪之一法也

一外省各衙門胥役宜嚴加裁汰以清弊源也查向例府州縣設立吏役本有定額毋許違例增添第遞年以來在外各衙門書吏或經承一人添設清書數人衙役或正身一人添設副役數人及十數人遂至冒名朋充白役滋事

所在皆有在此輩初意或不過為挂名卯簿規避差徭起見因而在城則串通衙門包攬詞訟在鄉則嚇詐鄉愚指官撞騙舞文肆惡最為民閒之害而督撫兩司衙門書役推勢更大滋弊尤甚現在欽奉上諭以內外各衙門書役積慣舞弊誡飭臣工各宜加意整頓以除積習仰見皇上聖明遠照洞燭無遺中外諸臣自無不仰遵我

諭旨實力奉行但臣以為非首加裁汰則人數衆多難以稽查約束應請

勅下各督撫於大小各衙門通行禁革除例應支領工食吏役外毋許仍前多役違者隨時糸處如此庶足以杜冒濫而清弊源矣

一外任各員官親宜立限制以肅吏治也查直省大小各官於赴任後接眷至署本屬常情因而兄弟叔姪內外姻親依附而來者源源不絕或至數人及數十人之多名曰

官親其中自愛者固不乏人而不肖者往往条預詞訟干
涉公事或出入衙門與屬官紳士往來交結招搖撞騙舞
弊營私此等倚恃內親託名幫同料理實則諸事朦蔽朋
比為奸本官瞻顧私情不能舉發由此事多旁撓諸務廢
弛聲名狼藉者有之人口衆多濫用無節虧挪庫項者有
之且以為敦念本宗周恤親黨亦屬人情第果廉俸有餘
即隨時寄回本籍分贍親屬亦無不可何必令其聚處署
中既須關防並滋糜費應請　勅下各督撫詳加核議
除同胞兄弟叔侄仍准留署外其餘一應內外親族俱不
准留住署中其有本無至親骨肉僅有內外姻親或准其
酌留老成謹慎者一人在署照料家務督撫提鎮則自行
陳奏其餘文武各官則詳明督撫按季彙題仍嚴飭不得
干預公事違者条處如此稍有限制或亦肅清吏治之一

端也

一外官任用長隨宜加驅逐以飭官方也查外省大小各官事務較繁指使之人不得不收用奴僕若輩或營求本官之親友力為推薦或本官需次既久負債稍多此輩為之張羅借貸清還債務跟隨出都及到任後即派令管門簽押任其出入在外則與書役時得見面在內或與幕友連銜雖文作奸無所不至所得既多或廣置產業到處立家或冒捐職銜在外公然頂戴隨從多人名曰大長隨本官耳目盡為朦蔽即有覺察非念微勞即為所挾制甘心隱忍及見本官聲名不好上司有所風聞或先期告假攜貲遠遁往往官被參劾雖須追賠此輩轉得坐擁厚貲置身事外情節甚為可惡此種惡習督撫鹽政關差織造等衙門為尤甚此輩倚恃本官聲勢妄自尊大名曰堂官本

官或不能約束或稍加信任每多勒索門包收受陋規凌虐商民娶取財物不肖屬官藉端結納夤緣餽送冀圖陞遷往往累及本官身敗名裂言之實堪痛恨今蒙我

皇上整綱飭紀中外肅清大小臣工固無不儆凜 天

威廉隅自勵但恐此輩沿習已久或未盡能斂戢應請

勅下各督撫鹽政關差織造等於本任衙門內除舊有家丁外其外來長隨只准擇其小心樸實者酌留數人僅足使令其餘概行驅逐其留用長隨姓名數目按季造冊咨明都察院歸於各道御史所管省分分別稽查如有仍前濫用者指名糾參其司道府廳州縣各官亦令按季報明各該管督撫衙門隨時查核倘有陽奉陰違者即行參處庶若輩有所儆懼大小諸臣亦自顧身名不敢仍蹈前轍或亦整飭官方之一法也

一各省兵弁緝捕盜賊宜優加拔補以示鼓勵也查直省各營于城鄉鎮市及水陸要衝安塘設卡俾令巡緝奸宄遇有盜賊會同地方文武協力擒拿獲犯記功失事者議處除暴安良法本周密第日久懈生每遇竊盜偷刼各營兵弁能立即捕獲者甚少固緣各該將備整飭無方稽查不力聽其偷安廢弛或亦獎勸之方有所未備向來文職州縣佐雜各員有能擒獲鄰境盜首及獲盜十名以上者督撫奏明送部時蒙

聖恩破格超擢各該員等有志

上進每能設法偵緝拿獲真盜各營兵弁其技勇視文員自當較優倘加以鼓勵未必無可用之才伏查直省各營每遇千把缺出大約通計資格之淺深漢仗弓馬之優劣辦事行走之勤惰酌量陞補循照舊規但僅取虛名未責實效若以獲盜之多寡為拔補之次第似更實而有據於

地方亦有裨益應請　敕下各督撫提鎮通飭各營分
防兵弁令其設法認真緝捕有能實力擒獲賊盜者具文
詳報督撫提鎮如審係實盜督撫即將該兵弁登簿記名
並咨行提鎮轉行將備等一體登記俟有千把缺出先將
獲賊兵弁送考擇其拿賊較多弓馬可觀者以次遴行拔
補庶兵弁皆知上進有階無不踴躍自奮倘有挾嫌誣拿
擾害良善者審明時嚴加治罪如此庶有所鼓勵或可收
弭盜安民之實效也
一各省操練營兵宜令巡道知府就近稽察以收實效也
查直省各營原應隨時訓練秋季閱操務認真演習務令
陣法整齊器械精銳技勇嫻熟方足以資捍衛而備調遣
近來除各省會督撫提鎮駐劄地方尚能按期操練營伍
可觀其分駐府城各營往往平時因循怠惰及至督撫提

鎮將次巡閱始行操演數次以應故事實因無人就近稽察以致將備偷安查各省巡道皆兼兵備本有巡查之責知府係方面大員責任綦重其駐劄之地多係鎮將遊守同城若令各巡道知府隨時稽察將各營操演日期按月申報督撫查核如有怠惰偷安營伍廢弛者即立予參處巡道知府倘不實力稽察按時申報該督撫一併附參則各營有所畏懼自必按期練習不敢虛應故事似亦整肅軍政之一端也以上六條臣愚昧之見是否有當謹合繕摺恭 奏仰祈 聖明睿鑒訓示施行

請酌刑名例案疏嘉慶五年　初彭齡

雲南巡撫臣初彭齡跪 奏為敬陳管見仰祈 聖鑒事竊臣佔畢庸才未諳吏治仰荷 天恩畀任滇撫半載以來於一切吏治民生隨事隨時悉心講求不敢冒昧

從事誠恐有負　聖主委任至意茲因秋審屆期檢查
刑名例案臣愚見有應參酌者六條敢為我　皇上陳
之
一官員失察處分自行查出詳辦應請量予寬免也查地
方文武正雜等官於所管書差兵丁及衙門一切厮養役
卒凡有索詐贓私誣良累民等案本管官皆有失察處分
輕則罰俸降留重則降調革職原使各該員平日留心約
束庶若輩知奉公守法不致肆意妄為倘既經犯案尤當
據實詳辦方足以肅法紀而懲奸邪無如束縛過嚴規避
愈多凡有此等案件該管官畏懼處分多方迴護或捏作
平人或稱已斥革甚至自行薄懲示儆將就完結匿不詳
報即有釀斃人命亦多央頼調停消弭了事以致正犯轉
得倖逃法網如經上司訪聞或有本家告發固可按例參

辦第恐上司耳目難周糾不為其朦蔽伏思各官處分原有自行檢舉之條此等案件向因情節較重概照原例議處不能以自行查出聲請免議我

皇上宥過施仁凡遇因公詿誤並非有心故犯者莫不仰邀

聖慈寬其既往予以自新此等失察處分稍從末減於吏治無甚關係而使犯法之徒有犯必懲不致被害之家含冤負屈適足以彰 國家法令嚴明於世道人心實有裨益可否

勅諭吏兵二部另行定議嗣後遇有書役兵丁人等犯賍釀命案件如該管官果有授意故縱別情仍當照例查參究治外若僅失於覺察能自行查出據實詳辦案犯全獲者即予免議倘本任未經查出經後任詳辦者查明僅止失察亦予減等議處庶各該員自知失察處分不至於降革無顧慮於犯法之徒得以隨案懲治而若輩失恃亦

必各知歛跡矣

一衙役詐贓毆打斃命應於例內添纂也查定例衙門蠹役如有嚇詐致斃人命不論贓數多寡擬絞監候此指差役奉票勾攝藉端嚇詐致被索之人輕生自盡者而言又定例誣良為竊嚇詐逼認因而致死者絞監候若拷打重傷致死者照故殺例擬斬監候此指捕役誣良為竊一項而言若起釁並非誣良本係奉票勾攝索詐不遂遲兇毆打細綁吊拷因傷身死此等案件較之被逼自盡者情節既重若仍照尋常鬪殺問擬亦不足以示情法之平查差役嚇詐與毆打致死者情罪亦屬相等自當一律科斷應請於衙役詐贓致斃人命條下添纂若係毆打因傷身死者即照故殺律擬斬監候、

一假差嚇詐即應照差役問擬也查例載詐充各衙門差

役假以差遣事情緝捕盜賊為由占宿公館妄拿平人及
搜查各船嚇取財物擾害軍民者實犯死罪外徒罪以上
枷號一個月發邊遠充軍杖罪以下枷號一個月發落等
語例內所指實犯死罪如有偽造印信毆故殺人等類毋
論常人差役皆係原犯死罪自可照律定擬若僅止嚇取
財物挾制逼迫而被害之人忿激自盡者在差役罪應擬
絞若常人律無正條向來多係比照威逼人致死例問擬
充軍亦有比照差役詐贓斃命例擬絞者究未明立科條
不免易滋出入且此等案犯雖非真正差役而其兇惡聲
勢實與差役無異應請嗣後凡有假充差役嚇取財物無
論銀錢多寡曾否致斃人命悉照差役一律問擬其未經
致斃人命分別徒罪上下原例應請除
一追迫跌墮致斃之案應請改定條例也查例載凡謀殺

人已行其人知覺奔迸或跌失或墮水等項雖未受傷因
謀殺奔脫死於他所者滿流若其人迫於兇悍當時失跌
身死擬絞監候等語查謀殺人至於已行其人知覺奔迸
失跌身死無不迫於兇悍亦無不迫在於當時若果迸至
他所已無不可當之兇鋒儘可從容潛避何至又復戕生
設有在外斃命未必非別有他故自當另擬致死根由若
以迸奔於謀殺不應輕擬從寬倘相隔甚遠或死已越日
又豈可仍引死於他所之條是死於他所滿流一層實屬
衍文其當時失跌身死者雖未受謀害之傷而其倉卒失
足究係被謀所跌死於跌猶死於傷似不得以尚未受傷
稍為開脫況查鬬毆案內凡有爭鬬情形因迸走追逐失
跌身死悉照鬬殺本律擬抵謀殺一條未便獨異應請嗣
後謀故鬬毆等案凡有已經迸走因被追逐失跌以致墮

崖落澗身死者各照因傷身死本律辦理若追逐之人自行失跌身死逃走之人先雖有鬥毆情狀不得以致死之罪加之應各科本罪

一律文計贓科罪各條應請詳細添註也查律載竊盜贓一兩以下杖六十一兩以上至十兩杖七十二十兩杖八十所稱二十兩者必係十兩以上至二十兩為止凡十一兩至十九兩皆是其不言十兩以上者緣上條已有一兩以上至一十兩字樣下條一氣相承可以直貫到底也惟名例內有稱加者數滿乃坐一條註云如贓加至四十兩縱至三十九兩九錢九分亦不得科四十兩罪等語因而計贓科罪之衆悉以此語為准凡竊盜贓至十餘兩者並不引二十兩之條照十兩科斷致與一兩以上至一十兩者同擬杖七十贓數雖有多寡而所擬名例將兩條合而

為一此由拘泥律文以致相率錯誤也然此猶其小者由此而推至一百一十兩流二千五百里一百二十兩流三千里一百二十兩以上絞監候夫所謂一百二十兩以上者即一百二十兩零一分亦是今凡有贓至一百一十九兩九錢九分者止照一百一十兩律擬二千五百里若至一百二十兩零一分又擬絞監候則是流三千里者必須恰滿一百二十兩之數不多一分不少一分方為脗合以去死一間之罪而銀數介在至微之中似非定律本意況此條贓數本係十兩一等今除中間皆係十兩一等外惟杖七十係十九兩九錢九分為一等其流三千里則係一分為一等實覺輕重失倫應請

勅下部臣於計贓科罪各條律內逐一添註如竊盜贓二十兩杖八十條添註十兩以上至二十兩字樣自二十一兩至一百二十兩及

此外監守常人枉法等贓均照此逐條添註幾兩以上至幾十兩字樣庶援引不至失當至名例小註本發明律意曲為引喻應無庸更改

一命案留養人犯應請仍俟秋審辦理也查留養舊例僅准將戲殺誤殺之案於本內聲請其鬥殺之案無論情節輕重概俟秋審時取結報部上年經刑部奏准以情節本輕應入緩決可矜之案若必俟秋審時始行核准留養在本犯身罹死罪即監禁逾時尚屬罪所應得而其老病之親桑榆暮景舉目無親情殊可憐請嗣後鬥毆情輕之案以及擅殺罪人並無關人命應擬死人犯按其情節應入緩決可矜者如係親老丁單孀婦獨子該督撫於定案時即取具各結隨本聲請准其留養其有間在實緩之間者本內聲明俟秋審時再行取結報部會核等因通行在案

伏思鬥毆案犯情節雖有輕重之分而死者之家同一被
殺自其家屬視之輕重若等如准隨本聲請留養計自犯
事進監至結案之日遠則一年近則數月遽行釋放誰無
父母兄弟忿恨難消以里閭之近怒目相視不特易生報
復之志即在兇手亦難保其不存自得之心實非所以矜
全之道伏讀乾隆三十八年恭奉 上諭留養人犯俟
其拘繫經年馴其桀驁之氣不必於定案時將命案正犯
遽行開釋等因仰見 高宗純皇帝睿慮精深於矜恤
之中仍寓慎重之意應否 勅下部臣另行定議除無
關人命之死罪人犯准其隨案聲請外其餘有關人命鬥
毆擅殺及戲殺誤殺等案概俟秋審時再行取結辦理並
請統俟秋審三次之後方准援免其因情實可矜憫秋審
緩決未屆三次由部臣奏請減等者俟減等後准其留養

如此則本犯拘禁經時漸知悔罪而死者之家事經數載亦必心平氣釋不致別生他衅所全實多矣以上六條謹就臣愚昧之見據實奏聞是否可採伏祈皇上睿鑒訓示敕部定議施行

請申明誣告翻案赴京呈控禁令疏嘉慶五年

沈琨

掌京畿道監察御史臣沈琨跪奏為請申禁令以儆刁頑正人心以厚風俗事竊臣身任御史職掌京畿例應承審控案錄供呈堂核辦伏見一年以來外省民人赴京呈訴之詞屢奉諭旨不准駁斥即行據實奏聞並蒙聖明洞鑒弊端不肯輕派在京大臣前往審訊即交各督撫就近查辦仰見我皇上仁愛斯民毋使一夫不得其所至意竊思民間控案如涉及官吏上司袒徇

屬員審斷失當誠不能保其必無但現逢 聖主明目
達聰諄諄訓誡至再至三如該督撫果有徇庇劣員抑屈
平民之事豈不慮其別經發覺致干重譴彼固具有天良
竊料其有所不敢也惟是愚民易惑難曉謂我 皇上
誠求保赤視民如傷遂逞其虛誣紛紛赴愬挾制官長拖
累無辜刁棍訟師更唆使興訟不已現在來京控訴之案
各衙門殆無虛日若不申明律例亟為化導恐日久獘生
關係非淺臣查律載軍民詞訟皆須自下而上若越訴者
即實亦笞五十其驀越赴京呈告重事不實並全誣十人
以上者發邊遠充軍若獄囚已招伏罪本無冤枉而自行
妄訴攙拾原問官吏過失而告之加所誣罪三等罪止杖
一百流三千里又例載赴京控訴案件如州縣判斷不公
曾赴該管上司控訴仍不准理或批斷失當者刑部等衙

門奏明請　旨查辦其命盜等案行知各督撫查審報部若審係刁民控詞妄控即按律治罪其戶婚田土細事則將原呈發還聽其在地方官衙門告理仍治以越訴之罪各等語是律例所載實為嚴密周詳所以逹民情而懲健訟者固已甚美且備但近來囂風日長雖明知律令之綦嚴姑且試刁稍之可逞或挾嫌而藉端洩忿或詐財而任意株連或圖翻舊案以徇己之私或羅列多贓以陷人之罪甚至有不干己事挺然獨出一身斂衆人之錢財為長途之資斧來京控告既遂其貪得之願復成其仗義之名凡此行為不可枚舉且各省民人赴京呈控者大概摭拾官吏過失架詞聳聽我　皇上勤求民瘼惟恐無罪小民含冤莫訴無不即交各督撫訊究自去歲至今不下數百案沿途州縣遞解供支絡繹相望於道迨抵省審訊

該犯等供詞狡展勢必拘提卷證輾轉拖延而前案未完後案復繼臣思州縣為一方之長吏凡地方之安危全繫乎州縣之賢否官雖卑而責綦重惟在上者厲其廉隅全其節概而正之以名分重之以事權使民知有所畏愛而不敢肆也若地方官徵求無厭貪黷虐民原許受害之家赴該管上司控告各督撫等皆蒙

聖明特簡親信大員豈其中無一公正者而必紛紛赴京求理似於設官分職之義亦有未協今乃連篇累牘輙到京呈控無非懷挾己私仇恨官長盡情詆毀而不顧及交督撫審辦無論虛實即將該州縣參革解任質訊雖審明誣告何嘗不律以罪條然被控及干證人等已拖累多時彼自以為得計夫民習知長吏者之一旦可以折辱之也則相與輕之輕之故犯之臣聞現在各省情形大概小民皆毫無忌憚賦稅

任性以細詞訟斷而不遵偽因決獄催科小施刑罰即控
詞上控登時報役且於川縣牌票號令等於弁髦偶因公
事到堂即傲慢無禮出言頂撞官長之懦弱者忍氣吞聲
剛強者激生事變此為風俗人心之害甚鉅臣竊以虐吏
必須嚴懲刁民亦必懲重究民不畏官即藐視　王法
我　皇上仁育義正權衡務在得中屢奉　明詔令
督撫等保薦循良參辦貪酷而百姓之玩法作奸者一經
破案亦即嚴刑重究如山東德平戕官之案可為明證臣
愚以為地方官之於民人猶一家之子弟也父兄之教不
先于弟之率不謹與其用法於已然之後何如施教於未
然之前恭照乾隆五十六年正月內欽奉　上諭各省
民人赴京呈控案件近日不安本分之徒見來京者控無
不准准無不辦遂接踵而來及欽差大臣提案研鞫所控

情節不過挾嫌逞忿冀圖拖累即被控之人訊明省釋而
輾轉需時胥役等又借事生風從中嚇詐事雖得白而身
家已破情形殊堪憐憫若不嚴加懲創則藉端傾陷之風
伊於何底嗣後著各督撫轉飭所屬剴切出示曉諭如小
民果有冤抑地方官不為審理原不禁其赴京具控但若
稍涉虛誣亦必加倍治罪務使家喻户曉庶告訐刁風漸
知斂戢等因欽此臣恭繹再三仰見高宗純皇帝至
聖至明洞燭隱微計慮深遠今臣用敢請旨亦通飭
各督撫嚴行曉諭並請敕下部臣將赴京控訴之律
例通行各督撫刊刷示諭俾鄉曲小民咸知誣告翻案律
有明條庶挾仇訐告之風或可少息至結案後如該督撫
審斷不公仍准被屈之親屬來京控告各衙門即令出具
不敢虛誣甘結奏請覆審按律辦理其各省所屬州縣

地方如有刁徒劣衿平日挾制官長包攬詞訟者應令各督撫轉飭各該管道府嚴拿按律治罪倘州縣官辦理不善以致釀成事端即嚴行參處如有控訴本官者先將事情查訪得實再行參奏不得據原告一面之詞即行劾參如此則民間冤抑既可得伸而刁風亦可嚴禁矣臣為風俗人心起見不敢冒昧謹繕摺具　奏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睿鑒

請除甘省鹽政積弊酌定鹽稅疏　嘉慶五年　姜開陽

兼署甘肅布政使事按察使臣姜開陽跪　奏為革除甘省鹽政積弊酌定鹽耗俾官民兩無所累以垂永久仰祈
聖鑒事查甘省鹽課歲不過二萬四百有零其課甚微而官民反受累無窮者則立法之未善雖屢易其法而弊益滋也臣在甘五年細加查訪姑就所知各州縣言之

如中衛嗚沙八堡商則挨戶輪充課則按戶幫派奸頑抗欠官為賠墊良善拖累或至重科其害半在官而半在民平凉無充商之戶前此各任自行辦運而衛逕四達私鹽充斥勢不可行旋亦中止歲歲官為賠課其害專在於官固原州以殷實之家四五人朋充三歲一换歷年尚無逋欠而充商者多至賠累有力之家百計千方先期營免胥役鄉保皆高下其手每逢點換之年一州騷然其害又專在民以三州縣推之其餘大概可知非累官則累民然官累則必及於民民累亦必及於官又兩獘之道也前任總督松筠 臣曾將鹽政之利獘詳細稟明而松筠慨然思變法以甦其困彼時因遠在漢中軍務旁午未及具奏旋離甘省現在總督長麟又駐劄崴城當此軍務喫緊之際亦未暇及此 臣愚昧之見以為早除一日之獘即官民早受

一日之益當此　皇上大開言路廣思集益之際若遵田不言實不忍官民之受累愈深也臣查甘省本無殷實之户其最上者不過數千金以之充商定至疲乏數十年之後輪充一過俾有力之家盡屬無力現在各商人紛紛呈控欲課歸地丁各州縣無不樂從屢經詳議臣以課歸商辦既有所不可即歸於地丁亦非久遠之計蓋出課之民不必皆販鹽之民肩挑背負藉以餬口惟近池諸百姓則可其遠而數站或十餘站車載驢馱轉運取利非有力者不能彼精於心計必不肯多置田産以避差徭廣畜牛馬賤積貴售小販皆賴其貲本四出營運有利同分彼於官課分毫無出而坐享厚利乃令力田務本之農民代之納課非重本輕末之道其弊一也利權不可以假人今官不配鹽無人為之經理游手無賴之徒羣集其中趨利如

驚是使之爭也爭端既起既不可以驅逐又不易於稽查積久生奸必釀事變其弊二也甘省地瘠民貧而河東尤甚數年以來幸際豐穰已不能無逋欠今驟加以鹽課又益之以鹽規紙價官吏飯食諸費能保其不拖欠乎即如涇州所屬鹽課早歸地丁閒自四十七年至今官為之代墊者每年或十金數百金不等是名雖不累官而其實仍不免於賠墊也且歷任之官豈盡愛民如子必嚴行苦比無可奈何而後甘心代為賠墊也況豐稔之年尚可免強催科一遇水旱流離將從正項錢糧可以　奏明蠲免而鹽課必不能減將仍取之民而民不能堪將不取之民而課無所出其弊三也當立法之始各州縣如釋重負無不樂從行之數年其弊立見再思變法勢必有所難行何如慎之於始也　臣謹按唐劉晏之治鹽也但於出鹽之鄉置

鹽官收鹽戶所煮之鹽轉鬻於商人任其所之其餘州縣不復置官官獲其利而民不乏鹽史稱江淮鹽利始不過四十萬緡季年乃六十萬緡由是國用充足而民不困敝是法良意美莫過於此宜倣而行之就場定額一稅之後不問其所之則國與民兩利查花馬小池每年額設引六萬七千四百四十張每年課征銀一萬四千五百三十三兩三錢二分每引一張應課銀二錢一分五釐零公用紙張雜費銀四分九釐零統計鹽一引為銀二錢六分五釐零今專責之鹽捕廳每鹽一引重若干斤抽稅銀二錢八分官吏飯食雜稅皆出其中各給稅票為憑一稅之後不論富商大賈貧民小販聽其隨地售賣除扣工本得利甚多人自樂為脚販日廣鹽價日賤無攤派之擾無追呼之煩無逋欠之憂無賠墊之累上不虧 國帑下不病閭閻

誠良法也其餘各州縣有鹽池者亦不止一處皆設局收稅近惠安堡者兼領於鹽捕廳遠者即領於各廳州縣以通省之鹽供通省之食即抽通省之稅以完通省之額自見其有餘而無不足也抑臣更有請者中衛邊外有大小鹽池今為阿拉善王所轄其鹽潔白堅好內地之民皆喜食之私販者絡繹不絕大約甘肅全省食花馬小池鹽者僅十分之三食各縣私池鹽者十分之一食阿拉善王之鹽者約有十分之六陝西一省亦居其三聞阿拉善王但於兩池置官收稅不論蒙古漢人聽其轉運彼正行劉晏之法者故於民甚便私販日多駱駝牛騾千百成羣皆持挺格鬬吏役不敢呵止惟得其常例以此為例私鹽盛行而官鹽壅滯職此故也久非國法之所能禁不若明開其禁令沿邊各州縣各隘口所從入之處俱設局收稅但彼

已在阿拉善王處納稅不得再照內地額稅止照額稅減半給以稅票令通行關津渡口有需索之常例其費亦畧相當誠為兩便之道如此辦理則三年之中章程既立內地鹽池之稅少則邊口之稅必多邊口之稅少則內地鹽池之稅必多通盤核算永遠可行通省之私鹽皆成通省之官鹽刑獄息而賊盜少官事省而國用充萬世之利莫過於此矣

續皇清奏議卷二